

尼泊尔与佛法，2022年8月26 - 28日，尼泊尔加德满都 - 第四部分

来源：<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gDLD6wvEn-A>

讲师：

这片领域显然非常非常广阔，也非常复杂，尤其是"地"这个基础至关重要。但你不必因为觉得太多了而灰心丧气。这是你可以做到的事——只要持续努力，你就会慢慢摸到门道。

就好比当你看彩虹的时候，彩虹的存在与不存在是同时在这里的，就在此刻。我的意思是，你看见彩虹，你甚至可以拍张照片。你随时可以选择就这样欣赏彩虹，同时知道——知道它是存在的，也是不存在的。这样的例子多得是。电影，我们看电影，是吧，我们会被它的故事、情绪、人物带着走。但你知道，在内心深处，我们也知道那其实不是真的。这是关于理解"地"的层次——这种理解我们是有的。

如果你是一位母亲，你会以看孩子的眼光去看婴儿，看他们的想象力和思维方式。我想我跟某些人说过……反正，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小女孩，她在试图脱掉芭比娃娃的裤子，那个娃娃，很小的，她在想办法把裤子脱下来。我问那个小女孩：你在做什么？她说，哦，我想把这条裤子脱下来，我想穿上它。你要怎么跟这个孩子说话？你不能像教授一样跟她说，你知道吗，尺寸不合适。你也不能说，好啊，去穿吧。就这样，对吧。某些层次上，对于理解"地"，我们确实是有这种能力的。但大多数时候，我们是没的。

我们还有一些被珍视的价值观，以及某些……某种……好，就说某个显而易见的、有形的东西吧，比如身体上的痛苦。当你头痛的时候，你很难真正理解痛苦即是空性、空性即是痛苦，诸如此类——这是很难的。这个难处并不是因为现实就是这样，而只是因为你习惯性地把它搞得很难。然后在这之上，我们还有一些完全荒谬的价值观死死抓住不放，让生命变得非常艰难。

这肯定不是对"第一解脱门"的完整、良好的解释，但我希望它至少是一个引言。那些希望深入探索的人，请阅读咕汝仁波切的教法，《教言花鬘》（Garland of Upadesha）……以及当然，至少要有愿望或者那种准备，去读这些东西。还有金刚瑜伽母（Vajra Yogini）的教法，由两位庞廷兄弟（Pumpkins Brothers）所著——那些金刚瑜伽母的教法是最珍贵的。那个金刚瑜伽母的某某兄弟的教法，是在尼泊尔发现的伏藏……金刚瑜伽母续部的修法，其中某些是瓦解文化积习最有力量的方式之一。

有一个故事，一位最伟大的大师，他是一位已有成就的修行者，他在围绕——我想大概是——某座佛塔转圈……那天晚上，他看见金刚瑜伽母的面容从——我猜是从——你知道，那些咖啡店后面显现出来，就这么说吧。他看见了金刚瑜伽母。之后他悔恨得不得了，据说他哭了好几天好几天。他恳求她回到他的异象中。最后他有了一个梦，梦里说：在这一生里，因为他的那种疑虑，还有——你们叫什

么来着——被社会期待所束缚，声誉啊，诸如此类，因为这些原因，他在这一生再见金刚瑜伽母的机会就这样结束了。

甚至有一种修法，你修完出门，第一个遇见的女性，不管是什么——就算是动物，只要是雌性——你就趴下来顶礼。这些是真正消解文化积习最重要的方式之一。因为是的，总体来说，这个世界，尤其大概在印度、不丹、西藏，我们不把女性看……我们对女性有非常强烈的偏见。

那么，方法是什么？第四个是获得智慧。所以即便智慧与方便其实并无高下之分，也可以说智慧是更高的。这种两千五百年前在尼泊尔等地所传授的智慧，正是你需要珍视的东西，如果你真的想要解决那些问题——比如贬低女性、轻视女性等等。解脱的智慧早在两千五百年前就存在了。

现在有很多年轻的尼泊尔人、不丹人、西藏人，他们从西方学习新的方法来改善女性的处境……我不知道这能有多大帮助，因为鸚鵡的问题是鸚鵡的问题，孔雀的问题是孔雀的问题。如果你是孔雀，你不会去学鸚鵡解决问题的方式然后用到自己身上。

再说一次，我说的这些，即便你可能觉得我在偏离三解脱门，我其实非常在讲三解脱门。性别偏见，顺带一提——很多年前，我想只是在尼泊尔……我进入尼泊尔入境表格的时候，表上有“男、女、其他”——这居然在尼泊尔！我去任何其他地方都没遇到过。我太佩服了。

解脱，如果你真的想做——来，学三解脱。当然你也可以学其他东西，我自己也在学……你知道吗，据说性别有五十二种？我正在试图弄清楚我自己是什么性别……我的动机不太好，一旦确认了自己的性别，这是在准备起诉我的弟子。你明白了吧，以这个为由，我只要说错一两个字就能起诉任何人。

你们尽管去学这些，但如果我们能稍微关注一下解脱之道，我认为真的会有很多收获。

我必须跟你们分享这个故事。大约十年前，我委托一个人画画，这个人来自孟买，他有时候画电影海报，他——可能是……他真的很厉害，又快，画得又好。我喜欢——这当然是很俗气的，当然，我们必须有点俗气——反正，我请他画了二十一度母。那些画真的很好，你知道，那些度母画得非常美，非常性感，诸如此类，蜂蜜茶色的画作……但她们看起来也有点男性化，肌肉很大。每次我说“很好，你真的画得很棒”，他当然就……反正，你们懂的，怎么跟印度人说话嘛。

所以，从所有性别价值观、时间、空间等等中解脱……好，现在我确信你们想问：我们怎么能接近这个？你需要反复听闻，需要思维。但听闻与思维只是非常非常非常初级的——幼儿园水平的方法论。你真的需要有勇气，有胆识，去运用最高的方法论。

一个是三摩地，打坐，好，就说禅修吧。当我说禅修，我不是说只是坐在那里发呆……有一套完整的、循序渐进的引导。因为现在你有能力认知——你们都能认知“这是一个杯子”——但我们需要发展的是瑜伽认知。还记得我讲那个病毒学家的例子吗？如果你学习了，你就能看见很多病毒；我不会看见任何病毒，但病毒学家会看见很多。同样地，你发展了瑜伽认知。

还有很多其他方式，其中最好的之一是虔诚心（bhakti）——是的，我相信你们这些年轻人会对虔诚心这类东西发笑，因为你们所谓受过教育了……但简单说一下，不管你是科学家、无神论者、宗教狂热者还是普通人——这些都不重要——有一件事你是有能力做到的，就是相信。就这一件事。你都在做这件事。

好了，今天彩虹部分就到这里，我们来接受问题，就像昨天一样，两边都有立式麦克风，和昨天一样。我说过我们有超过两千位线上参与者，所以我们会轮流接受现场和线上的问题。现场的朋友请在麦克风后面排队，请把问题限定在今天的教法范围内。谢谢。麦克风，麦克风，谢谢。

我叫基兰。我听您今早说，您不喜欢佛教徒回避宗教方面、开始向科学靠拢。对，对，我把那个记下来了。那是早上说的，是的。我的问题是，您怎么看乔·卡巴金（Jon Kabat-Zinn），他把所有宗教元素都剥离掉，帮助了数百万人？

我认为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，因为要完整回答篇幅相当长。但简单说一下：许多西方学者在所谓地剥离或解构宗教色彩的时候……当我们谈到“宗教的篮子”，不幸的是，佛教也被归入那个篮子里了。那些（西方）学者……我认为把佛教、吠檀多、耆那教等等全部塞进“宗教”这个篮子里，对所有人都是——一种伤害，尤其对那些真正想理解佛教的西方人。

但我是有同情心的，因为如我之前所说，佛教确实有很多宗教形式的东西，比如这些香、鲜花——我很喜欢它们，马来语……好，我记得了，我在回答问题。

有几个请求，我先把它们给您，然后再来问题。有人请求您在某个时候教曼彻斯特联队（Manchester United），不是现在，但希望下次。有一个皈依的请求，有一个菩萨戒的请求，还有，能否给予文殊菩萨咒语的传授？我能把这些事情托付给传法师吗？好的。

现在来问题：仁波切讲到尼泊尔和佛法，并提到了一些金刚阿阇黎（Vajra acharyas），比如Lila Vajra，请问您愿意翻译我继续，还是我把整个问题说完？您来说完吧，好的。在佛法的背景下，据说尼泊尔是一片圣地。根据历史，许多伟大的大成就者，主要是男性，来此修行。然而，也一定有一些伟大的女性大成就者在此修行。仁波切，能否也告诉我们关于尼泊尔的女性大成就者或女性修行者的故事？以及仁波切对尼泊尔的女性修行者有什么建议？如有需要我可以重复。

有人可以说，西藏以一种非常宏大的方式真正拥抱了佛法。西藏百分之九十的国家预算用于佛法。成千上万最优秀、最聪明的西藏人被要求去印度学习梵文和佛法等等。他们尝试让自己沉浸在梵文文化中……如果我是一个爱国的西藏人，我几乎会责怪佛教彻底毁了西藏经济……总之，西藏人真正全身心地拥抱了佛法。你们知道是谁造成这一切的吗？是一位尼泊尔女孩，叫尺尊公主（Bhrikuti Devi）。事实上，我甚至听说，是她告诉丈夫去迎娶那位中国公主的——不是为了其他原因，她已经在谋划了：如果她丈夫迎娶中国公主，西藏就可以把那尊释迦牟尼佛像作为嫁妆要回来。她早就在算计这件事了，不是因为别的，她是主动要求丈夫再娶另一个女人的。

她一直在盘算：如果他娶了中国公主，就可以要那尊佛像作为嫁妆。好的，嗯……总之，出于某种奇怪的原因，她有一个很有趣的名字，我觉得一定很酷。〔音乐〕她旁边，我现在只记得卡拉西达和夏克夏·提婆这两位女性……是的，但我也必须说，正如我之前提到的，藏人是非常大男子主义的，我相信历史上有很多了不起的女性大成就者，只是没有被提及——本应提及，却被略过了。所以，有必要去审视这些事情。

但是，当你走在修道上，会有一个问题——就是堕入极端的危险。你可能会堕入常见，或者堕入断见。在我看来，似乎没有出路，这对我来说是个困惑。所以我想向您提问，仁波切……当然您曾说过，您过去会更多修持密续之道。但正如喜马拉雅佛法中心的文化所呈现的，那里的人们真的非常执着于佛法，非常执着于修道；但这些道最终是无相的。所以不管哪种方式，我们都对这些东西有执着，都有堕入极端的倾向。所以在我看来，似乎……作为一个修行人，与其做一个严肃的“属灵之人”，与其出家为僧，也许我能做的最特别的事，反而是娶一个女人、成家立业。这对我来说是个困惑。所以我真正想请教仁波切的是：出路在哪里？我们如何能以更不执取的方式来面对这些事情？

〔音乐、笑声、掌声〕

我不知道……我想我昨天已经提到过这个。〔音乐〕我只想再说一遍：为什么“无常”这类教法要先教，是有原因的。那是可行的，是你真的可以慢慢习惯的。是的——所有其他的修法，所有那些……〔音乐〕一旦你对无常有了扎实的理解，对无我有了扎实的理解，其他这些都会自然而然地归位。〔音乐〕

好，您好，我叫斯瓦斯提卡，我跟随您的教法已经有些年了，听过一些您的公开开示。在您早期的教法中，我记得您曾谈到佛牌的空性，同时也强调要给予它应有的尊重——你不能随便乱扔佛牌，但同时也要认识到它的空性。在您近期的教法中，我听到之后觉得好像能同时看见它的存在与它的空性，这挺有道理的。但在您最近的很多开示里，我听到您谈了很多关于超越世俗谛的胜义谛，或者您把这些仪轨和象征称为“玩具熊”。我现在有点起疑心了……因为我一度以为我们需要对存在与空性持一种平衡的见解，但当我们谈到这些象征和仪轨时，我在想——您是不是在暗示，它不一定非得那么线性：先理解世俗谛，再到胜义谛？有没有一种方式，可以不必先安住于世俗谛就直接到达胜义谛？有没有一种方式，可以看见这些仪轨和修法的空性，而不必每天早上起来往碗里倒水？说白了，就是——有没有一条捷径可以绕过这一切修法？谢谢。

〔掌声、音乐〕

修道的原则……就好像泡茶，有些材料是必须要有的，没有它们你就泡不成茶——比如茶叶、热水，还有火，对吧？同样，一条道要称得上是道，必须具备两个要素：智慧与方便。这一点其实非常清楚。供一盏灯、供一朵花——这是方便；但同时知道这盏灯不过是……人们内心的……怎么说……投射，〔音乐〕因为我们喜欢灯，觉得它美……

那不是我要问的问题。我喜欢那本书，也喜欢供品——这些我都有很多……但这不是我的问题所在。

我在大家面前提这个问题，先让我来交代一下背景。我生在一个印度教刹帝利家庭，宰杀动物是一种义务，不这么做就会被看不起——我说的是典型的尼泊尔印度教家庭。然而四十年后，我坐在这里，却在评判那些吃肉的佛教徒。所以我有一个恼人的问题……这个问题关于您今天讲到的第一解脱门。它困扰着我，让我不停问自己。您今天用的那个比喻——"巴黎问题就是巴黎问题"——很有道理，但我还是在找答案：一个佛教修行人，如何能在修行的同时、在时时谈论慈悲的同时，还在吃肉？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简单却又很难回答的问题。谢谢。

背景……〔音乐〕慈悲版……我们为一切众生祈祷……所以这就是我想问的问题。

好，不好意思打断一下，剩下的问题可以明天再提吗？可以吗？你能把所有……我明天一定给你机会提问。不好意思，那您就先说完吧。

如果你是大乘修行者，佛陀是明令禁止吃肉的——句号，没有商量余地。现在，某些传统、某些地方，你可能会看到修行者、尤其是出家人吃肉，我想这很大程度上与他们的戒律有关——他们被教导，不管供什么都要接受。所以有这层原因。总之……〔音乐〕尤其是在婆罗门文化影响很深的地方，比如印度，他们非常以不吃肉为荣，不吃洋葱大蒜，不喝酒，不吃蜂蜜；肉被认为是不净之物……〔外语〕为了打破这种执着——不只是肉，顺便说一句……我要向所有的黑暗势力道歉，告诉你们一些我本不该在公开场合说的事情——不只是肉，还有粪便，随便什么，只要他们吃得下去。如果你有那种决心，它就是一种修行。

但大多数修行者，所谓的"密续修行者"，吃肉却不吃其他的——只是在偷懒，而且说得直白点，他们这样做是不对的。然后还有那么多执念……但他们不抽烟。其实从逻辑上说，烟只是植物嘛，对吧，没有谁被杀死，没有谁在直接受苦……所以你看，文化习惯、人的惯性思维，全都搅在一起了。蜂蜜——是的，这也是一样。太多太多了。

我们很多人都看过色情电影，像这样的……但你去那些密续寺庙，到处都是男女双运的本尊像，乳房就这么明晃晃地全摆出来，没有人当回事……〔外语〕〔笑声〕

我觉得再过二十年，当很多从耶鲁、普林斯顿、哈佛毕业的尼泊尔年轻人回来掌管这个国家的时候……哈佛、普林斯顿，你刚才也提到了……那时候所有这些寺庙都会被贴上"限制级"标签。当父母带着孩子去寺庙，父母就会被认为不合格——被认为是不健康的、不称职的父母。到那时，很多很多尼泊尔父母都会去看心理咨询，跑去参加"匿名XX互助会"之类的团体，坦白他们怎么虐待了自己的孩子——因为他们带孩子去参拜胜乐金刚坛城……

我觉得我有点饿了，所以我的心情开始变得有点挑剔。〔笑声〕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！〔音乐〕